

三怡堂叢書

孟有涯集

十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

孟有涯集之十五

信西陽人孟洋著

雜文

序十三首

送僉憲王翠墩

有道之士審時而達生故明去就辨重輕行得而壽命無窮焉惑之者不然俛乎其所之也闇乎其莫知所止也故鮮弗敗遺生以徇利忘身以要名則益悖矣孔子將適晉及河而止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遂輟弗往夫孔子轍跡徧諸侯之國何固晉之往也是豈不欲道之

行哉時不可也時不可故孔子不以聖驚也昔者子華子謂韓侯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攫之乎韓侯曰寡人不攫也由是觀之天下雖大也不以易吾臂而況于生乎是皆洞世務之幾而達乎性命之正也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而翠墩王子有之王子者潤之丹徒人也少爲郡諸生諸生者莫之或先乃弘治壬子舉鄉試以例授江西餘干訓導訓導凡幾年士業其學人嘉其績御史舉才行卓異江西一人焉已乃陞國子助教乃又陞監察御史始督馬政卽善馬政巡按貴州也振

風紀清疆場凜凜乎良御史矣既仆復起動能厥官乃正
德丙子冬僉憲湖廣至之日卽計歸王子之友惲子曰惟
蓄必發子之蓄厚矣弗發誰則知之卽子弗爲人知奈自
負何王子曰諾乃巡治衡永彬道時彬桂方有戎事也王
子乃卽事戎事攻擊輸餉悉身踐之凡七月而告捷焉人
謂王子是可以無歸矣王子曰不然甚哉時不我遇久矣
吾固規以往也彼固矩應也其何能同忠不必察勞不必
錙弗已悔將及焉且吾疾不可以視事視事則形勞形勞
則神傷神傷則血氣鬱滯愈無日矣吾不以吾名奪吾之
生弗利以累吾之形吾歸矣吾歸矣乃遂戒舟需發諸寮

友君子並集送之無涯子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語云君子不以其養而害所養王子備矣

彭山倡和詩序

彬桂之役憲副守巖汪子事事于澧九年九月侍御涪涯李子謂汪曰守巖公良苦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請以此遊汪子曰諾乃遂遊城南之彭山澧之奇也守巖爲賓太守直菴劉君佐之涪涯爲主是日也秋氣森肅峯日半隱卉木榮落交互愴乎宋玉之所爲悲也汪子乃作曰昔人云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多矣皆湮滅無聞吾與子奈何乃倡爲四韻歌之劉李咸和焉且吟且

觴口哺而旋戒荒佚也已而綴文之士居于斯宦于斯往
來于斯聞之者慕之又從而和之彬彬乎成集矣余間覽
之嘆曰地以人勝也人以言久也湘湖之間豈一彭山已
乎不聞有所賞詠何也登高爲俗久矣如龍山云云者胡
不多見耶君子于是乎知汪子之爲賢也卓乎其行也洋
洋乎其膺懷也李子之豪也豁乎無滯礙也劉子之隱而
不辟也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必至人皆鄉往
之矣嗟乎是集也豈非所謂與此山並傳者耶

送鍾石先生圖詩序

皇上正位更治登崇宿德在外惟藩臬長是重是簡是故

遠不爲薄也越不爲踰也其將命也人皆企之獲也人皆榮之嗚呼匪賢其難哉榮也者衆望之歸也苟弗溢厥望亦墮厥榮故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貴溪江公以山東按察使陞廣東左布政使人皆榮之問其地不以爲遠也語其階弗以爲踰也察其賢于是官也無弗以爲宜也人榮之公弗以爲加也豈不賢哉信夫衆所歸望也行矣寮友餞焉咸美而歌之俞伯子爲之圖孟洋氏曰惟歌惟圖厥惟豔矣請爲質辭夫子之司也豈不以養民乎分歛則賦財用出矣損益喜尙風俗應矣蠻夷通筐合遠人矣山林奸寇兵革興矣夫節用裕國非以病民也獨立起敝非以從

靡也昭化附遠非以黷貨也去惡寧善非以逞威也且南越之地與中國殊地殊則異制異制則選規故曰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則養民之謂也 皇上簡賢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敢以附諸圖歌之後

送郡丞李公赴懷慶序

人之量有廣狹而才有宜有不宜故大受者量廣周于用者才充今之從仕者遭時處利氣揚而意得凡所謀爲動與機會因以竊時譽而冒顯功乃稱于人曰是吾善也是吾能也退而自喜亦曰我賢于人遠矣稍有頓抑卽志折氣下悔鬱弗堪曰我何以有是不怨天卽尤人矣官卑則

羞事劇則厭以爲吾豈屑此哉卽有事事則又牽拘昏鈍顧此失彼終日不能辨一獄累月不能集一事嗚呼是豈獨量不足亦其才使然也若人也以受大任以致衆功吾弗敢望也已靜菴先生李公起家乙丑進士歷兩郡推官以明允稱由推官召爲戶部主事先皇帝末年遼東之乏餉也邊務方殷將士告急司徒擇屬吏才者請往理之于是李公遷戶部郎中受命以往至之日卽求蠹財所由悉剷去又爲之籌畫居數月邊儲賴以裕嚮所網利侵剥皆豪貴徒含憤流謗爲中傷計以故李公竟蒙毀出爲信陽守信陽人聞公來莫不曰此部使豈屑郡吏爲哉彼

且不忘豪貴謂小民何旣公之至也卽又廉民所利苦振
革之節費省役舉困而發寃事上以敬禮士以恭事無巨
細咸綜理而躬視之口不稱抑身不謝勞歲餘而治理著
郡人又莫不頌之君子曰廓乎公之爲量也顧得失所能
溷哉小人曰大矣哉公之才也不者愛我何周焉詩曰實
兮綽兮又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其公之謂與今年李公
摧懷慶丞郡人惜其去然莫能留也諸文學輩責洋贈言
洋曰嗚呼若公之量何所弗承公之才也何所弗濟是行
也豈足爲公願哉

贈許子廷章考績序

靈寶許廷章氏父先太宰襄毅公襄毅公得任其子于是
廷章爲太學生嘉靖乙酉授南京前府都事至是滿三載
例考績上吏部行之日廷章雅所往來謁余言以贈嗚呼
余何言哉余于廷章惟嘆夫任天下之材者未究其用也
無乃有遺材乎何以言之今之官人以途不以器夫以途
則擇未精不以器則任未當執斯二者何以究天下之材
焉徒見今之仕者之子弟未必皆賢其居職也未必皆能
遂病夫任子之途不科目也其官之也以責則輕以事則
簡何也謂其弗能也誠如是卽有賜之達冉求之藝卞莊
子之勇伯夷叔齊之廉展禽之惠吾見歛手抑志無所逞

而已矣及其遷也深之以歲月勞之以踐歷然後循次而
薄進之何也謂其無顯功也嗚呼以若所任責若所成其
不誣天下之材幾希他日還自關中道靈寶聞廷章居柳
溪之上誦詩而讀書乃造其廬接其容儀察其言議溫溫
然有良士之風乃嘆曰孟子稱人皆樂有賢父兄也廷章
其有得於父兄之養者乎旣予來南都士人又皆稱許子
若曰許子之賢也恭敬足以承上而聚業廉惠足以檢身
而及物其智足以濟變而斷足以決機顧責薄而務簡罔
以究厥能也余聞而嘆日記云大道不器廷章不器矣是
可與今之仕者之子弟同日而概論哉由是觀之余故曰

有遺材也雖然竊爲廷章喜焉今 聖天子在上憫念元
元旁求天下之材而器使之廣其途重其任隆其禮遇責
其成報之以異典詔屢下而意彌切務俾海內賢材各究
其用以利天下嗚呼盛哉廷章之行也適際其會必有知
廷章者矣其將有大受乎

愚逸翁壽序

余與建康顧華玉氏友華玉父 封吏部主事愚逸先生
含德弗耀訓于家以式于鄉閭人皆尊之初顧子爲山西
按察使也曰親老矣猶能遠乎請已官歸養 天子嘉其
孝許之嘉靖壬午先生耄余旣仰先生之德休而慕顧子

之能樂其親也。逖弗獲稱壽通其辭而已。今年己丑，余官于茲。七月十有一日，會先生初度，則甚喜，備物執幣走謁。顧氏之堂，先生盛服，迂賓璘、璵從，而后璵叔氏子英玉也。以河南按察司副使歸，于是布筵陳樂，子姓咸侍。余執爵再拜祝曰：先生迪康處樂，服命在躬，黃耆期頤，壽且無疆。洋不敏，敢以不腆之質爲先生壽。先生辭且謝曰：某承先人之緒業，溫飽是賴，自天錫命，章服有榮，懼弗堪也。有子若而人，實某之幸。孫皆且子矣，意乃寡憂乎？何樂之有？今吾子辱以嘉貺，某也敢不拜嘉。畢禮，乃復璘率孫暨曾孫跪曰：璘不肖，弗克奉若大人之志，以光于前列。唯是朝夕

菽水之不共弗逮暇逸今茲佳辰賓友懽集敢奉卮酒爲
大人壽先生曰璘女盍念諸君父同體事之如一女顯乃
養而忘事君如之何藉君之寵厚其身以及其親而不
知所爲報可謂忠乎禮稱大孝養不與焉故曰事君不忠
非孝也念之哉璘稽首曰璘有罪請嘗圖之璒率諸姪若
孫酌而進曰璒久于外弗逮祇承伯父之訓唯伯父不忘
慈愛尙飲此酒先生曰璒乎而能弘吾宗矣不負而學矣
某聞之君子進不棄業退不易志畜利居貞惟義之安是
故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爾時勉之璒曰諾余揖而退將出
門私于顧子曰夫子云何答曰吾笑從吾將從仕乎未有

遺親而亟君者也從吾欲乎夫子命也苟不去厥養而卽厥官其庶幾矣雖然有命吾何能與焉余旣乃語諸人曰顧氏于是乎知禮家不忘其教私不忘其國公不忘其親

送顧郎中詩序

甲戌秋八月顧一朴先生有事于廣西承 廷詔也越明年正月事乃竣嚴駕將北廣西諸藩臬君子設供張東江之上爲先生餞也初春江水汎淥木始華煙萋萋而草遠羣峯森鬱賓主獻酢爲歡有間客有感黃鳥之音作而進白日間一朴先生久矣弗可得見也乃今聚于斯余儔與先生皆四方之人也幸而聚首奉教音遐玩風景灘水之